



■ 本报记者 谢凯 于伟慧

百花岭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营根镇西南方7公里处,是五指山腹地令人神往的风景区,是观览览胜寻幽消暑的绝妙去处,驱车前往百花岭,沿盘山公路往上,飞瀑、大树、沟谷、奇石与雨林的独特景观映入眼帘,令人目不暇接……9月2日下午,海南日报报业集团“走进国家公园,探访热带雨林”全媒体采访团一行来到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,探幽雨林,感受自然之美,深入了解景区践行“先保护后开发,边开发边保护”理念的探索之路。

探百花秘境 赏岭上奇景

还未深入百花岭景区,采访团成员便感受到了热带雨林的神秘与魅力:景区大门处,屹立着一棵树龄逾百年的高山榕树,树高30米,树冠硕大,树幅面积达200余平方米,不断衍生的榕须从树上垂下,互相缠绕,最后落进土里,一树成林,不时有松鼠从枝干间快速闪过,发出梭梭的声响,可循声觅去,它却已不见踪影。

游览车辆沿着道路向上行驶,不过三五分钟,潺潺水声传来。于观瀑亭抬头望去,百花岭瀑布从海拔700米的百花岭第二峰上飞泻而下,瀑布犹如垂落的白缎悬挂山前,秀丽壮美。

“它呈三级跌宕泻下,其源头在百花岭海拔700米的第二峰,峰上集水面积近2平方公里,使得百花瀑布的流水落差达300米。”琼中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总经理吴丽介绍,百花岭景区沿着百花瀑布的景观修了木栈道、补给站、观瀑亭等旅游基础设施,但没有大规模改变瀑布的原始面貌。

貌,让游客能体验到最原始的景观。

午后的阳光从树林之间照射而下形成的光束,给一棵棵参天大树增加了几分神秘飘渺……从观瀑亭来到菩提秘境,则仿佛闯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从这里开始,就踏入了百花岭的热带雨林里。

穿过菩提门,走完菩提心径,采访团一行来到了百花瀑布的源头——百花天池,也称龙溪。在这里,可以看到原始热带雨林风貌和观音莲花石、金龟石等自然景观,别有一番意境。在景区参观的河南游客刘芳说:“群山簇拥之下,自然界的动植物竞相生长,看着雨林美景,呼吸着清新空气,疲劳感也随之消散。”

行走之间,采访团来到了一株被称之为“天琴”的古树下,这棵古树几乎遮天蔽日,枝叶茂盛,树上垂下至少数十条金黄色的榕须状物,像门帘,似琴弦,让人遐想无限。“当地人把这些榕须状物称之为‘黄金索’,寓意着健康长寿。”吴丽说。

保护中开发 青山生绿金

漫步百花岭,生态保护的建设理念随处可见,比如走在栈道上时,忽然会迎面“撞”上一棵树。吴丽说,当初景区进行开发时,每遇到保护树种,都会遵循“路给树让道”的生态保护理念,就是为了保护百花岭最原生的面貌,让游客真正感受热带雨林。

“这是第一次来,百花岭果然没让我们失望。”来自万宁的游客王秀美带着家人在景区游玩,她称赞,这里的热带雨林景观原始、美丽,让她深切感受到了自然之美。

历经4年升级改造后,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于2019年起全面对外开放,如今正将热带雨林最原始、完整

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。截至今年8月,百花岭景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7万人次。

与此同时,景区还根据地域特色实施旅游扶贫的行动,让“绿水青山”变成村民致富的“金山银山”。吴丽说,景区大部分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,不仅如此,村民们还会把自家的特色农产品拿到景区的特色旅游产品中心售卖。

“现在在景区工作,每个月能有3000多元收入,收入可观又离家近,别提有多幸福了。”提起这两年的发展变化,琼中老市村村民曾德秀脸上是止不住的笑容。

(本报营根9月9日电)

百花岭

动物资源

蟒蛇、穿山甲、果子狸、松雀鹰、绿翅金鸠等多种野生动物

植物资源

海南粗榧、海南木莲、杪椲、绿楠、母生等500多种热带雨林乔木植被

厚皮树、野牡丹、芒箕、铺地蜈蚣等灌木草本植被

制图/孙发强



常山



粗喙秋海棠



草豆蔻

本组花草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

■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

“一个旅行家要想在一片热带雨林里找到两株属于同种的树木,简直就是徒劳。”这是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从雨林考察归来后,在日记中写下的感受。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,只因热带雨林作为地球上抵抗力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,几乎孕育出世界上大于一半的动植物物种,物种之丰富实在让人难以分辨。

从树、藤、岩、泉掩映成趣,到山、水、石、林巧合成景,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造就琼中百花岭形态万千的热带雨林景观,撑起一道生态屏障,同样也引得成千上万的生物精灵汇聚于此。

古树参天 藤蔓蔽日

热带雨林里的每分每秒,几乎都有新鲜的生命诞生。可若要论最为醒目的主角,耸入云天的高大乔木自然拔得头筹。

步入百花岭景区,左侧一株苍劲雄伟的高山榕跃入眼帘。开放生长的特性,让这株榕树撑起浓密的枝丫,从树枝上垂挂而下的“气根”多达数十根,落地后又成为“支柱根”,衍生成另外三株粗壮的大树。就这样,柱根相连,柱枝相托,枝叶扩展,由此形成遮天蔽日的奇观,底部最为粗壮的树干甚至需要三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环抱。

随着海拔上升,百花岭的植被群落在垂直分布上也呈现出明显变化。

以百花大瀑布为中心,海南桫欏木、白桐、滑桃树、破布木等低海拔乔木广泛分布;行至天池一带,鸭脚木、枫香、无患子、毛丹、南酸枣等中海拔植被渐次密集;再往上攀登,则是大叶水榕、皱皮油丹、毛丹、岭南酸枣等高海拔植被的乐土。

雨林中的古老树种遮天蔽日,有的直耸入云,有的倾斜向上,将它们一一关联的,是一条条盘根交错的藤蔓。扁担藤、三叶崖爬藤、腰骨藤、多花山猪菜……它们或圆粗如巨蟒,或纤细如丝线,腾空飞挂于大树之间,

无所不在地显示着它们“道高一丈”的生存本领,也将雨林装扮得愈发动人。

一直往百花岭深处走,一株株参天古树的枝干上、枝杈间,或是灌木丛的最底端,遍布一簇簇、一团团翠绿的蕨类等附生植物,好比一盆盆绿植悬挂在树上,又似一个个鸟巢,吸引虫鸟觅食栖息,由此形成一处处“空中花园”。其中几株古树的枝杈间,附生的各种植物多达三四十种,形态各异,尽管枝干历经风霜,古树依旧生机盎然。

热带雨林的生存之道,由此可见一斑。

从乔木、灌木丛、藤蔓到苔藓和地衣,雨林植物们以各种生存方式占据自己的生存空间,而当独木成林、植物绞杀、老茎生花、“滴水叶尖”等十大热带雨林现象——跃入眼前,百花岭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

雨林欢腾 鸟兽共舞

在高温、多湿的热带雨林,数不清的神秘树种向上疯长。茂密枝叶纵横成网,构成复杂的植物群落结构与丰富的食物来源。

一阵“沙沙”的声响从林下落叶层传出,转头望去,三五只橄榄褐色且具黑色横斑的鸟儿正钻入灌丛觅食,从一条延伸至后颈的白色耳羽可辨认出,这身影便是海南三种特有鸟种之一的海南山鹧鸪。

葱郁的林冠是鸟儿们的天堂,顺着层层叠叠的枝丫往下,巨松鼠、小灵猫、树鼯、海南兔、椰子猫轮番登场,它们在树枝间跳跃自如,或从阔叶林的灌木层、树洞、石洞中蹿出,三两下便将酣睡的鸟儿或昆虫收入腹中。

热带雨林里的生物们要想在生存竞赛中活下来,一点也马虎不得。好在百花岭的繁复植被与地形,为死里逃生的小动物们提供了喘息、平静安定的庇护所。

隐于草丛洞穴或石缝中,沼水蛙在百花岭的水系边随处可见,他们以昆虫为主要食物,常在夜幕四合时才出来活动。与灵活的蛙类不同,龟类往往靠将脑袋缩进壳内躲避危险,可生活在百花岭山洞中的平胸龟却是个例外。因龟壳扁平,脑袋又长得比例的大,平胸龟的头只能直挺挺地伸在壳外,幸好它的“牙口”足够硬,各种鱼虾螺贝不用说,一些蛙类也是它们的猎食对象。

从树冠到灌木丛,一群群神出鬼没的野生动物相互依赖又彼此制约,构成复杂的生物链与食物网,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(本报营根9月9日电)

探秘百花岭“物种基因宝库”——
百花岭上万物生

游客在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游玩,感受热带雨林之美。 本报记者 李太平 摄



琼中百花岭先保护后开发,呈现雨林最原始、完整的面貌,让游人流连忘返

在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,游客抬头仰望古榕树。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